

行贤不自贤——《庄子》的贤人观研究

王 婕 谢清果*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以《庄子》原文为文本, 通过文本分析, 勾勒出《庄子》中融通自然的贤人形象, 进而描绘出贤人“行贤而去自贤”的精神追求。文本分析发现, 孔子是《庄子》中出场最多的人物, 庄子对“贤”的论述是基于儒家贤文化观念的基础而展开的。结合儒家“贤”的内涵对比分析庄子对贤人的态度, 发现庄子既有“尚贤尊贤”“举贤授能”等对贤人的赞同之处, 也有对贤人“贼天下”批判和反思。庄子既肯定贤人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追求, 又批判贤能给人带来的名利枷锁以及催生的欺世盗名行为。庄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圣贤相一、无用圣贤, 即圣贤治世, 却不自以为圣贤, 不劳累自我, 不刻意“尚”贤以免百姓争名, 天下无为而达治之至。

关键词: 庄子; 贤文化; 贤人

基金项目: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科研项目“贤文化与组织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贤文化的起源及内涵

贤, 繁体字写作“賢”, 其偏旁部首为“贝”, 中国古代使用贝壳作为流通货币, 因而“贝”代表着财富, “贤”代表着财富多的人。《庄子·徐无鬼》

* 王婕(1997—), 女, 山西长治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华夏传播研究; 谢清果(1975—), 男, 福建莆田人, 哲学博士,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华夏文明传播与媒介学研究。

言：“以财分人谓之贤”。“贤”的字源演变历史如图一所示：^①



图一：“贤”的字源演变历史

说文解字将“贤”解释为：“多才也。从贝叡声。胡田切”^②，贤本意为多财，后来被引申为“多”的含义。清代段玉裁注：“贤本多财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伸之义而废其本义矣。传曰。贤、劳也。谓事多而劳也。”如《诗·小雅·北山》中“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即为事务劳烦、劳苦之意。再如《孟子》“我独贤劳也”、《虞初新志·姜贞毅先生传》中“明年，巡抚南直隶朱公大典疏表公贤劳”均为此意。“贤”还有尊重赏识之意，^③如《礼记·礼运》“以贤勇智，以功为己”。

“贤”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蕴，占据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贤文化的发展贯穿整部中国史。新华字典将“贤”定义为“有道德的，有才能的”^④，比如贤明、贤德、贤能、贤良、贤惠、贤淑、贤哲、圣贤等。此外，“贤”还可以表示一种敬称。在《三国演义》中，刘表临死时将儿子托孤给刘备，并说：“我子无才，恐不能承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刘备泣拜曰：“备当竭力以辅贤侄”。使用“贤”来表示敬称时，多指行辈较低的人。如《三国演义》吕布投刘备，称刘备为“贤弟”，非但未能使刘备感到被尊重，反而激怒张飞与其约架。

“贤”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与国家的兴旺发达息息相关。如诸葛亮《出师表》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

① 钟鼎文，亦称铭文或金文，铸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初始于商朝中期，盛于西周；楚系简帛，是迄今所见最早成体系的毛笔书迹，简帛指竹简与帛书，古代中国人书写所用的主要材料，直到六朝时期才完全被纸代替；秦系简牍指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竹制的叫竹简，木制的叫木牍，合称简牍；传抄古文字指汉以后历代辗转抄写的先秦文字。

② 《说文解字》，<http://www.shuowen.org/view/3927?pinyin=xian>，2019年6月19日。

③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14页。

④ 在线新华字典，<http://xh.5156edu.com/html3/10521.html>，2019年6月19日。

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贤”也常常与“圣”连用,表示一种理想人格,与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相契合。

圣贤治世,贤良安邦,乡贤则是基层管理的基本方案,选贤任能是维护社会公平、保障民生和阶层流通的重要手段,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贤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之一,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潜在性格,在全中国形成了“敬老尊贤”“敬贤礼士”的社会风气;“君圣臣贤”“贤妻良母”“孝子贤孙”的理想人格;“成贤作圣”的价值理念;“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招贤纳士”“推贤让能”“任人唯贤”“任贤使能”的政治追求以及“贤良方正”等传统美德。

二、贤人尚志:《庄子》中的贤人形象

说起“贤文化”,人们首先会想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孔子及其儒家,很少有人想到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尤其是主张“绝圣弃智”的庄子。但事实上,儒道并非背道而驰。儒家的很多观念在《庄子》中也可以找到痕迹。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儒、道、墨等各家同扎根于华夏文化,从各自的角度衍生其学说,互补互生。贤圣的修养目标虽由儒家提出,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了儒道两家的认同,成为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主流。

(一) 融通自然:贤人的存在方式

《庄子》中是否包含“贤文化”?如果包含的话,庄子又对其抱以何种态度?庄子如何看待贤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深入《庄子》文本。在《庄子》一书中,“贤”字共出现了39次,包括“尚贤”“尊贤”“称贤”等多种行为及“贤者”“贤人”等概念。庄子对于“贤人”显然是有明确认知的。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以《庄子》原文为研究文本,以“贤”为关键字,提取相关语句共计39处,整理《庄子》中有关“贤”的论述按先后顺序整理如表一所示:^①

表一:《庄子》中有关“贤”的论述汇总

	文本内容	关键词	篇目	人物
1	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	悦贤	内·人间世	仲尼
2	久与贤人处,则无过。	贤人	内·德充符	申徒嘉

^① 本表整理自《庄子》原文。

续表

3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贤	内·德充符	仲尼
4	天时，非贤也；	贤	内·大宗师	原文
5	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	贤	内·大宗师	仲尼
6	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是上好知之过也。	贤者	外·胠篋	原文
7	故贤者伏处大山嵒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	贤者	外·在宥	原文
8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	尚贤	外·天地	赤张满稽
9	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	尚贤	外·天道	原文
10	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	仁贤	外·天道	原文
11	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	贤者	外·天运	老聃
12	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	贤人	外·刻意	庄子
13	贤则谋，不肖则欺。	贤	外·山木	庄子
14	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臾离居，然不免于患。	尊贤	外·山木	鲁侯
15	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贤人	外·山木	仲尼
16 17	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行贤	外·山木	阳子
18	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闲，我其杓之人邪？	贤人	杂·庚桑楚	庚桑子
19	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	尊贤授能	杂·庚桑楚	庚桑子弟子
20	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	举贤	杂·庚桑楚	庚桑子
21 22 23	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得人者也。	贤	杂·徐无鬼	管仲
24	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	贤	杂·徐无鬼	仲尼
25 26	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	贤人	杂·徐无鬼	许由
27	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	贤	杂·徐无鬼	原文

续表

28 29	贤人所以馘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馘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	贤人	杂·外物	庄子
30	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	贤士	杂·盗跖	盗跖
31 32	穷美究执，至人之所不得逮，贤人之所不能及，佚人之勇力而不为威强，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因人之德以为贤良，非享国而严若君父。	贤人	杂·盗跖	无足
33	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彼非以兴名誉也。	称贤	杂·盗跖	知和
34	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锇，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	贤良士	杂·说剑	庄子
35	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尊，不仁也。	尊贤	杂·渔父	孔子
36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贤圣	杂·天下	原文
37	譊譊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	尚贤	杂·天下	原文
38	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	贤圣	杂·天下	原文
39	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	贤	杂·天下	原文

为规避断章取义之嫌，此处 39 处文本并不做深入解释，而是将之放入《庄子》上下文语境之中，进而归类于贤人的功能分析（具体见第三章）中。比如庚桑楚的弟子言：“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庄子·庚桑楚》），此处虽然提出了“尊贤授能”，但结合原文可知，其弟子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康桑楚（代表庄子）在此处并不认同这一做法。因而这一块内容既可以佐证天下存在“尊贤授能”的传统和风气，同时又是庄子反对“尊贤授能”的例证。

由表可知，“贤”在《庄子》中共出现了 39 次，其中原文论述 10 处，引用他人之言 29 处，其中直接引孔子语 6 次；引庄子 5 次；引管仲 3 次；引庚桑子及其弟子 3 次；引阳子、许由、无足各 2 次；引知和、申徒嘉、赤张满稽、老聃、鲁侯、盗跖各 1 次。综上可知，孔子被引用的次数最多。

由此可见，贤文化与儒家的渊源颇深。孔子出生于春秋末期，庄子生于战国时代，他们对古老的华夏文明都有所继承和发扬，郭金艳在前辈庄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进行分析，指出孔子的儒家

学说深受庄子及道家思想的影响。^①鲁迅也认为儒家文化从道家中汲取了很多养分。南怀瑾则指出儒释道三家本相通。

“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庄子·大宗师》）这是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颜回达到了“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的“坐忘”境地，孔子对此十分惊喜：与万物混同一体就没有偏爱，与万物一起变化就没有偏执，你果真成为贤人了！南怀瑾认为《大宗师》篇的主旨即为以出世心做入世之事，即内圣外王之旨。^②“坐忘”与“吾丧我”“心斋”相似，都是庄子主张的忘怀自我的内圣之道。颜回通过坐忘同自然融为一体，被孔子称赞为贤人，庄子也对坐忘成贤加以记录和肯定，可见，庄子眼中的贤人即为融通自然之人。

融通自然并不仅仅等于顺应天时。“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庄子·大宗师》）有心和外界交往就不是圣人；有亲疏之分就不是仁人；揣度天时，就不是贤人。“圣人”“贤”“君子”“士”，这一系列的否定显然是针对儒家观念而言的。子思言“上律天时”，孟子言“得天时”，都讲求顺应五行阴阳而行事。但揣度天时本身就是一种计较，谋求超越天地甚至主宰天地，心智被外物所诱，再加天时流转本身就存在潜在的变数危险，就不能顺其自然地与天地间万事万物共同生长，便算不上贤者。反向观之，则可证明庄子眼中的贤人即为融通自然之人。

由此可见，庄子对贤文化的论述是基于儒家贤文化观念的基础而展开的，其中既有肯定和采纳之处，也有批判和反思之处。就如同“大盗窃国，圣人之法并窃之”一般，庄子既肯定贤人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追求，又批判贤能给人带来的名利枷锁以及催生的欺世盗名行为。因而主张圣人不自以为圣、知智谋而不智谋，而贤人也不自以为贤。自以为贤则不是真贤。

（二）行贤而去自贤：贤人的精神追求

庄子眼中的贤人有着怎样的精神追求？又以怎样的社会地位而存在呢？

在行为层面上，“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庄子·山木》）。贪财盗物必自弃，纵欲放情必自毁，假仁盗信必自欺，欺世盗名必自害。盗窃不仅仅

① 郭金艳：《〈庄子〉中的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4年。

② 南怀瑾：《庄子讲读》（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指偷抢财物，还包括名声。孔子认为人难以拒绝来自别人的利益引诱，而贤人能够保持头脑清醒，明白利禄并非自己所固有，而不过是机遇的附赠罢了。因而不谋求外物之利。

人类的生活总是离不开物质基础，“有心”的偷盗容易被发现，但对客观世界的物质取用则是“不假思索”的“无心”之为。“鸟莫知于鸛鹑，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庄子·山木》）燕子经过不宜停留的地方，即便嘴中的食物掉了，也会扔下飞走。^①它对人保持警惕却又将鸟巢建在人的房梁上，这就是“袭诸人间”。贤人也是如此，面对世俗的“人益”，既要坚持自己的骨性和本性，又要入世存乎社稷。由此阐明“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的现实矛盾，这既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也符合道家及庄派的观点，可见儒道的互补相通性。

庄子以尧、舜、善卷、许由为“贤人”代表，论述了贤的真正内涵在于不求贤。“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彼非以兴名誉也。”（《庄子·盗跖》）尧与舜在称帝之前一再推让帝位，并非是故意作秀，而是不希望帝位伤害自己的本性；善卷和许由弃帝位而不受，并非虚假推辞，而是不想让政务劳累自己的身心。他们趋利避害，却被天下所“称贤”。贤人之名，他们当之无愧，但他们并非为了得到贤名才那样做。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贤者不仅不求贤名，而且对他们而言，“贤”本身就是一个不该被区分的概念，有了区分就会产生偏执，进而引发欺世盗名的行为。“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贤人的一举一动自然符合大道，而不自以为贤，不将之命名为贤，只看作自然的本性。

贤与不肖，不过是人们头脑中的偏见。人们固然期待实现圣贤的理想人格，期待形成尚贤、称贤、尊贤的社会风气，但不能因此而将人归类，给人贴上“贤与不肖”的标签，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人。因果相随，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暗藏着来自其天性、习惯和生存环境的影响，看似随机的、主动的选择却可能是无意识的、身不由己的行为。因而，对外物的了解，需要深入其本质，而不是划分类别，盲目崇拜和歧视。

① 孙通海：《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31页。

贤人不自以为贤，放下偏执与万物通融，达到贤人境界，自然而然就会散发人格魅力，进而产生被人尊敬的功效。民心复归淳朴而不觉，一切水到渠成，而无需刻意地尊贤。“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庄子·山木》）品德美好而能忘掉自己美好品德的人，走到哪里不会受到人们的敬爱呢！这与《韩非子》中“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的观点颇为相近，做贤德之事却不自以为贤，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

“才全而德不形”的哀骀它就是贤人的典型代表。《南华通》言：“才，自其贱于天者而言；德，自其成于己者而言。浑朴不斫曰全。深藏不露曰不形。”哀骀它“恶骇天下”，相貌丑陋地让天下人震惊。但凡是与他接触的人，无一不受其感化，卫君甚至主动将国家交付于他。这正是因为哀骀它的才智完美无缺，道德不显露在外，这也正是贤人内涵的表现。

劝谏文化在《庄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贤人概念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与“恶人”哀骀它以“才全而德不形”感化天下相对比的是，颜回“端虚勉一”“内直外曲”“成而上比”的劝谏方案；孔子“心斋”“听之以气”“虚而待物”“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修养方案。

总而言之，贤人之贤正在于其忘怀自我，行贤而不自贤。“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庄子·刻意》）贤人崇尚志向：身处尘世而精神不亏不损，没有什么杂念能够混入心中。纯粹而素朴，则无往而不利，《说剑》篇就是庄子在实现贤人理想人格状态下，将劝谏技巧加以实践的案例。

三、贤人的功能分析

通过剖析庄子对贤人的认识和态度，进而可以得出庄子对“贤”的认知和态度。《庄子》一书中孔子（仲尼）之名共出现 146 次，是出场次数最多的人物。孔子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典型代表，明知天下无道，却还是挺身而出，庄子对孔子实际上抱着一种悲叹的欣赏态度。深入剖析《庄子》一文中“贤”的具体内涵，可知庄子眼中的“贤”与孔儒之“贤”内涵有相同之处，都赞同尊贤尚贤是净化社会风气的良策。但庄子对“贤人”抱着审慎批判的态度。既肯定贤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警示世人避免“大盗窃国，仁义之法并窃之”的悲剧，告诫人们应当细察“贤人”的本质，“行贤而不自贤”，进而实现贤圣相一（个体层面）、无用圣贤（社会层面）的大同状态。

（一）尊贤尚贤：社会风气教化方案

大道之行有其本身存在的秩序，遵循自然之道的秩序就能够得道。圣人对天下的治理就是对天地、四时秩序的象法。“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庄子·天道》）宗庙尊重血缘关系近的，朝廷尊重爵位高的，乡村尊重年龄大的，做事情尊重有才能的人，这些都是自然之道的秩序。而“行事尚贤”就是提倡尊重贤人的社会风气。

尊贤是个人修养的基本内容。“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尊，不仁也。”（《庄子·渔父》）遇到长者不恭敬是失礼。遇到贤者不尊重是不仁义。孔子对渔父的尊重引发了弟子的不满，弟子仲由认为捕鱼之人不值得如此尊重，而在孔子眼中，渔父对于大道心有所得，如果不是道德完美的至人，如何能使人谦下呢？他对渔父的尊重并非源于其职业，而是因为渔父是一名贤者。而渔父就是庄子眼中知智谋而不智谋、尚贤而不张扬、求圣而不自我标榜的圣贤人物。

社会养成尊贤尚贤的风气，那么人民就会受到感化。“久与贤人处，则无过。”（《庄子·德充符》）这里的贤人是指“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伯昏无人，长期与贤人相处，个人也会发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贤人的社会功效。

庄子还引用了彭蒙、田骈、慎到的例子，回应世人对圣贤的诘难：“谿骀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輶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庄子·天下》）慎到、田骈、彭蒙懈怠随缘，不任职事，反而嘲笑人间世“尚贤”的文化氛围；他们放纵洒脱，不修德行，却非难天下的圣人。他们虽然达到了混同是非、明哲保身的避祸境地，却完全消极避世而无所担当。在庄子看来，他们并非得道之人。可见，庄子本身是肯定“尚贤”风气给社会所带来的教化功能的。

（二）举贤授能：古代政府治理手段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圣贤治世的传统。“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庄子·庚桑楚》）尊重贤人，重用能人，赏善施利，自古尧、舜就是这样。在中央层面上，君主圣明、贤良安邦是政府治理的理想状态。在乡村层面上，乡贤文化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乡土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庄子·天道》）古代明白大道的人，首先要明白自然规律，其次是道德，其次是仁义，其次是职分官守，其次是事物的形体名称，再其次是因材施教，再其次是推究考迁，再其次是分是非，最后才是赏罚。赏罚分明，愚笨的、聪明的、尊贵的、卑贱的、仁义贤能的、不成才的人物都能根据其本性各得其所，各尽其用。如此，按照自然本性侍奉君主、养育百姓、治理国家，就能无为而天下太平了。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关键在于顺其性而为，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天下太平。

贤文化的最终目的指向大同社会的构建。彼得斯将希望寄于以商业化资本为命脉的大众传播媒介，希望通过撒播的大众传播媒介建立一套富有活力的社会关系，完成建立共同世界的一系列历史政治任务。^①而中国则将政治治理的具体路径落在了选贤任能上。姚锦云指出：“无论是作为思想的孔子——荀子‘正名’说，还是作为制度的礼乐，以及作为文化的服饰、建筑，都承载着‘符号建构政治和伦理秩序’这样的功能。”^②

比如孔子对颜回的劝说“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庄子·人间世》）颜回想要劝谏暴虐昏庸的卫君，孔子劝说：如果卫君真的亲近贤士，疏远厌恶不肖之人，又何必你去说服呢？这从反面验证了“悦贤”的价值取向和贤能对国家治理的政治功能。

国家的兴旺在于是否得贤人辅佐。“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得人者也。”（《庄子·徐无鬼》）管仲病危，齐桓公问政：应该把国家托付给谁？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管仲答：隰朋还可以。他对上能忘怀权位（能不顾虑权位为君主思考），对下不区分尊卑贵贱，用道德感化人，称得上圣；以钱财分给人，称得上贤。用贤良的态度礼待他人，则能获得人心。如此，贤人得到任用，国家则可安定。由此可见，庄子也肯定贤人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和举贤授能给国家带来的好处。

① 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② 姚锦云：《用“问题意识”观照“内在理路”——评谢清果〈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载谢清果主编：《华夏传播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0页。

（三）贤圣相一：感化天下的帝王术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三皇时期人心淳朴，天下太平，从三黄五帝时代开始，君王以仁义礼法治国，埋下了天下大乱的祸根。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圣贤的学说不再显明于世，道德标准也出现分歧。诸子百家各执己见，虽然各有所适用，却都割裂了天地的和美，离析了万物的常理。“贤圣不明”既是指君主昏昧臣子机巧，也是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这直接导致了“内圣外王之道，闾而不明，郁而不发”，古人的道术被世人所割毁。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修养和兼济天下的最高追求，但它实际上最先由庄子在《天下》篇提出。在秦汉之前，儒、道所论述的“道”是同一个大道，儒道本相通。庄子并非主张避世归隐，从他对田蒙、慎到的批评可见一般。

圣与贤常常连用，合称圣贤，指品德高尚、才智超凡之人，也可看作是圣君贤臣的合称。韩愈《进学解》：“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圣贤相遭，君臣契合，足令千载下感激欲涕也。”这里的圣贤就是圣君贤臣相合之意，君圣臣贤，则天下可安。

庄子对“贤”的论述，既包括尊贤尚贤的社会风尚，也包括对贤人产生的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进而阐发出圣贤相一的思想。圣贤相一，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圣贤相配共治天下则国家可安。“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庄子·说剑》）用智勇之士作为剑锋，用清廉之士作为剑刃，用贤良之士作为剑背，用忠诚之士作为剑环，用豪杰之士作为剑把，就能够顺和民意而安定四方。这就是能使四海之内顺服于君主命令的诸侯之剑。

第二，圣贤指一种理想人格。“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庄子·天运》）老子称孔子为北方贤者，然而虽为贤者，孔子仍没能领悟大道。在道家看来，孔子是贤者的代表。孔子从制度、礼数、阴阳角度寻求大道而未果，说明大道不可传受。仅仅靠“贤”，是无法领悟大道的。怨恨、恩惠、获取、施与、诤谏、教化、生养、杀戮是端正百姓的八种工具，但只有能够遵循自然变化规律而无所滞塞的贤人，才能运用它。“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庄子·天下》）这里将贤圣同论，指代同一种理想人格。圣贤相一，

却不自我标榜，像天地一般育化万物，才能感化天下。

（四）无用圣贤：治之至的实现路径

“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舆离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忧。”（《庄子·山木》）鲁国之君学习先王的道德，继承大业，敬奉鬼神，尊重贤人，却还是不免于灾祸，并为此而忧愁。尊贤尚贤却还是不免于患，其出路何在呢？市南子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虚己以游世”。也可以将之引申为无用圣贤的无为之治。

“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庄子·徐无鬼》）无用圣贤的思想看起来与尚贤、尊贤、举贤的主张背道而驰，实则不然。无用圣贤是庄子对儒式“圣贤”的辩证批判和深入思考，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达大道，以阐明内圣外王之学。

庄子对贤的反思可以体现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在个人层面上，贤对人的伤害主要有两点：

第一，帝王作为治理天下的圣贤，需要牺牲自我的自由和身体。“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庄子·徐无鬼》）舜为了治理天下，腰弯背驼，劳苦疲惫。

第二，贤名迷惑人心，使人偏离自然的本性，重名轻死。《朱子家训》言：“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舍生取义、死谏之士。他们的骨气固然值得敬佩，但为名而死就是迷失自我本性了。“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庄子·盗跖》）庄子借盗跖之言对儒家孔子的圣贤观念发起批判：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这六个人都是重名轻死，不顾生命根本的人。他们的死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为了贤名，他们固执地选择了死亡。

总而言之，庄子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主张先保养自我的生命，内圣而后再为国出力。这与儒家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显然是矛盾的，也是儒道“贤文化”观念的分歧所在。

如同庄子主张“绝圣弃智”一般，庄子对贤人的批判同样集中在贤人对社会的反面引导上，贤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欺世盗名者风生水起，大盗窃国，仁义之法并窃之。而真正的贤人被隐没，甚至被暗算。“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庄子·山木》）庄子感慨：有团圆就有分离，有成功就有毁坏，清廉则被压制，尊贵则被非议，有作为则被压损，有贤能则被暗算，没出息则被欺侮。要想免于荣辱祸福的悲喜，则要进入清静无为的大道境界。“故贤者伏处大山嵒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庄子·在宥》）世道混乱，满目囚犯，贤者隐遁在高山深岩之下，而君主忧虑于朝廷之上。“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庄子·徐无鬼》）啮缺询问许由逃避尧的原因。许由说：真正仁义的人并不多，但利用仁义投机取巧、钻营获利的人却很多。如此，（假仁假义）仁义不仅本身没有诚意，还被贪婪如禽兽的人借为诈骗作恶的工具。尧知道贤人对天下的好处，却不知贤人也会祸害天下，只有忘怀贤圣的人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二是崇尚智巧，使万民竞争，天下大乱。“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庄子·胠篋》）当人们听闻某处有贤人之时，对内遗弃双亲，对外抛弃君主，蜂拥着前去投奔贤人，这是君主喜好智巧的过错。天下昏乱，罪过就在于崇尚智巧。“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庄子·庚桑楚》）推举贤能之人，就会使百姓相互倾轧；任用智能之人，就会使百姓相互欺诈。这些方法，使百姓不再淳厚，转而谋求私利，这才诱发了弑父弑君、抢劫偷盗之事。

从后世的角度出发，笔者以为圣贤思想同样带来了社会教育与价值取向问题。圣贤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仕宦群体，读书的目标直接导向做官，“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成为配套的评价标准，在全社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而秦汉之后的儒士主要的谋生手段就是幕僚及做官。读书直接导向升官的风气影响了中国千年来的文化教育，也滋生了八股文、升官发财的教育导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面对贤人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问题，庄子得出的结论是“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庄子·天地》）“不尚贤”针对的是“尚”而非“贤”。在个人层面上，“行贤而去自贤”；在社会层面上，“推贤”而不“尚贤”，方能

使百姓行为端正却不知何为道义，相亲相爱却不知何为仁爱，诚实无欺却不自以为忠信，互帮互助出于习性而不觉其为恩惠。就如同知智谋而不智谋一般，无用圣贤意在无为而自圣贤，圣贤而不自以为圣贤，不自我标榜而使百姓争竞，这就是无用圣贤的真正内涵。

四、结语：中华文化的未来可能

贤文化是建构政治和伦理秩序的符号之一。“要理解中国人的社会互动，就必须理解中国人经常调用的传统思想资源。”通过对庄子“贤”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儒道相汇相异之处，也可以帮助我们结合历史经验，谋求当代的政治出路，推动社会文化和秩序的完善和发展。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中华大一统文明是高度可持续文明的典范。^①而中国的力量正在于融合，而维系融合的力量正在于儒道传统的文化逻辑。贤文化的理念和实践正是维系中国自先秦两千余年来历史发展的精神纽带之一。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将给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的希望。^②在当代，中国的肩上担负着时代的历史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为世界的和平可持续发展带来曙光。而这样的政治实践背后离不开“大一统”“礼”“贤”等文化逻辑支撑，这也是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

① 毛峰：《诞生与绵延的奥秘——中华文明的传播内核与传播特质》，谢清果主编：《华夏传播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一辑，第17—18页。

② 汤因比：《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76—285页。